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五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成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廣博物志卷五十

明董斯張撰

蟲魚下

介蟲

諸水蟲

諸蟲

齊景公渡河龜銜左駮沒之象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龜也殺之左手持龜頭右手挾左駮燕躍鵠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晏子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時

出見初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續漢書搜神記 宋士宗母宣騫母事同

不重錄

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佛圖澄見而歎曰桓

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十六國春秋

訶條之國有鼉焉能吐食飲以濟饑乏者

鼉一名土龍能橫飛不能上騰

郭璞睡時有人見形變鼉云是鼉精

文選注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

曰弓兆

周禮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上

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手虺尾其名曰

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

山海經

伊水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上

大蒙神龜出於溝壑

初學記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淮南子

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

郭璞云

龜得鑑則失溺瑋瑁得醢則甲脫鷄鶩聞磨聲則曠地  
食茄則醉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

神龜三百歲游藻葉之上三千歲游卷耳之上

宋書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  
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

翹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

吉凶之變

說苑

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  
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  
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  
虫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逸禮

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

方之圖腹有五嶽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

星矣

拾遺記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  
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

銘曰神書龜歷之文

述異記

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嫵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

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

龍魚河圖

禹所穿鑿之處皆以清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

拾遺記



越王勾踐恃十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于吳反國  
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

韓子

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  
尺九寸匣中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  
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述異

記

葛玄指蝦蟆使飛龜使舞

神仙傳

孔愉經餘亭於龜溪中龜中流左顧後以功封餘亭侯

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印工以聞愉愉悟乃取

佩

晉中  
興書

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  
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毀龜口於是無復虧減

異苑

東北巖海畔有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

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述異  
記

張駿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曰更

九日當有嘉問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正德殿

十六國  
春秋

符堅建元年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  
紋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  
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  
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即有人夢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  
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為謝玄破于淮淝異苑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一大龜  
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  
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遂即

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臠食之須臾暴死惟不敢肉無恙上

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

南齊書

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臨江郡民劉景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浮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

九江記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  
次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為弊劉為  
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

續異記

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  
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  
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龜龜乃入草

神僧傳

庾信死後化為老龜

法苑珠林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官每有人來挑宮人司宮以聞帝

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  
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  
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  
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

五行記

陳嚴恭者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  
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揚州數十里  
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  
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

而去恭盡以黿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黿主別恭行  
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有時有烏衣客五  
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母母曰恭兒揚州附  
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恠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免無恙  
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  
客言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  
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附錢  
月日乃贖黿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黿也

法苑珠林

昔波羅柰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饑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羣象躡殺衆人上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

隋言  
彼節

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髮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  
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  
經歷蹋壞其華時園主主見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  
筐篋中欲殺食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  
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我從水出身有泥汝且置  
華洗我體我身既有泥不淨恐畏汙汝篋及華時彼園  
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

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是時彼龜出大筋忽投水時華鬢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

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鬢師即向彼龜而說偈言賢龜諦聽我作意汝今親舊甚衆多我作華鬢繫汝咽喉汝歸家作喜樂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鬢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鬢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

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汝  
家造酒欲會親廣作種種諸味食汝至家內作是語龜  
肉煮已脂糰頭

本行經

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  
想不除紛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  
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  
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  
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饑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啣

龜縮其頭尾及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啣水狗小其  
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  
問化沙門此龜有活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  
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  
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於是化沙  
門即說偈言藏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

法句  
經

龜人掌取互物

互謂有  
甲介者

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狸物

籍投  
也刺

於泥中以取狸藏之物蜃大蛤也生育之時不可取故云以時春獻鼈蜃龜魚此

皆以避其生育之時

祭祀共廬蚘以授醢人凡掌邦之籍事

禮周

記

從水中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

山海經

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

南海志

一足鼈池精名髮頊

白澤圖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修鼈焉小睹

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

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  
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國語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  
而飲之遂亡其鼈韓非子

褒離國王侍婢有身生子主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  
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于溷中猪以氣嘘之徙馬  
閑馬以氣嘘之王乃令其母收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  
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

浮為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地

魏略

仁壽中崔弘度檢校太府卿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

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輩

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大

汗流無敢欺隱

隋書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觀市觀鼈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鼈主答曰百萬菩薩答曰

大善將鼈歸家臨水放之觀其游去鼈於後夜來留其門恠門有聲便出見鼈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鼈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虵趣船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鼈云亦善有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鼈曰慎無取也此人心



偽黠有忠信背恩追勢好為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  
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為也於是取之鼈王悔焉遂  
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而來無所著至真  
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虵狐各去狐以穴  
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  
馳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  
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家非塚非刼非盜吾精誠之致願  
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

善狀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用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虵狐會曰奈何斯事虵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辭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

即瘳矣菩薩默然蛇有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溧人大赦其國封為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鷲鷲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

六度

集經

蟹亦名執火

軍行地無故生蟹者宜移居吉

述異記

海上有蟹大如錢腹下又有十蟹名曰蟹奴桂萱錄

黃帝時日蟹虹螿禹蛄牛蟻黃神黃爵白澤解廬之瑞

府已虛日

路史

善苑國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

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于鳳喙之膠也

述異記

昔有人行海得洲本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

異物志

𧄸江似蟹而小十二脚

擁劍一名桀步蓋蟹之類

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釋典

合澗有牡蠣亦有蠔其土人重之語云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

姑勞如車螯而殼薄

臨海志

朱登為東海相遺啟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啟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王吉夜夢一螾蜥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  
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  
橫行一世天下呼螾蜥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螾蜥

成都

舊事

劉臻好噉蜺以父名顯音同父諱呼為扁螺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謝靈運  
答弟書

夏統奉親拾螾蜥以資養

蘆雉似蛤蜊殼小薄耳

臨海志

夏桀德衰飛蛤滿野

周書

有大螺名鰥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世則浮于海際焉拾遺記

仙藥有白水露蛤

漢武內傳

王融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禮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畧

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蚧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

東隅居然應嗜此物

宋書

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一雙

三國典畧

隋帝嗜蛤所食數逾千萬忽有一蛤推擊如舊帝異之

寘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

不食

續西陽

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為衆說法時彼池

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即從池出入草根下



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坐為眾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即便命終生忉

利天

善見律論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女採螺為業曾宿此亭乃見眾螺

張口而至便亂噉其肉故號此亭為螺亭

述異記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虫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異苑

晉安書生謝端嘗于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為君作媿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

述異記

常州宜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為縣吏性恭順積數年忽于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堪謂隣母哀其寡獨故為之執爨乃卑謝隣母母曰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予每入縣後便見一女

子可十七八容貌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即却入房堪  
意疑白螺所為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  
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然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  
出入厨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近堪拜之  
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  
媿幸君垂念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  
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謂  
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

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  
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  
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求之妾能致矣堪聞言憂  
色稍解妻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命令視二物微  
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一旦又召堪曰我欲蝸斗一枚  
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  
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為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  
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

糞火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  
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  
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為令除  
火掃糞方欲害堪火飈暴起焚蕪墻宇宰身及一家皆  
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

原化記

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  
應

晉史

蚶名魁陸

兩雅

紫虻如渠洪蚶專車

江賦以  
下諸水虫

蝮氏

如赤  
友氏

掌去鼃黽焚牡蘘以灰洒之則死若以其煙

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周禮

壺涿氏

如蝮  
氏

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往投

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槗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

淵為陵

上

菑山湖水出焉東流於食水其中多活師

活師蝦  
蟻也

蝦蟇

大者名田父

洽聞  
記

蛙大而青脊者俗名土烏其鳴甚大

陶隱居本州注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時之

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

皆反還自向也

抱朴子又云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

秋鼃與蝦蟇鬪漢武有南越之師黃螳與白螳鬪東魏

有宇文之逼

蝦蟇為鶉水蠱為螾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南

子

蘭芝以芳未常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蝦蟇也

上

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聽之鶴雖時夜而鳴天下振

動多言何益乎墨子

數丸形似螭蟊竟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

曰沙丸

襍



卞柳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闔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

事也

南齊書

沈僧照別名法朗為山陰令時武陸王純為會稽宴集池亭哇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咒厭便息曰

晚王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汝恣鳴即喧聒

梁書

長老莎伽陀降伏菴婆羅提陀惡龍及為酒困不能折

伏蝦蟇

梁武斷酒肉文

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

法苑珠林

舜攝天子有援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蟇

金樓子

吳南陽滕修為廣州刺史或語修蝦蟇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蟇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

服之

交廣記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截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栖息之處馬丹常折蝦鬚為杖

後棄杖而飛鬚作為丹亦在海傍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

比之

周禮

翦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掌除蠹物以攻榮攻之以莽草熏之凡

庶蠱之事

赤友氏

如翦氏

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之凡隙

屋除其狸蟲

並上

畸結蟬也閤蜎蟪也螳蠲馬蜩也蚶蚨蝥也螽蛄蛉蛄

帝螳螂也蛾蚌玄駒螭螿蟷也蟒蛾也地膽蛇要  
青蠹青蠹也杜伯蟲蠶蠹也景天螢火磷也蛭絡蠶  
地蠶蠹蟻蟻螭螭蜈蚣蜈蚣也蛛螿同工螭螭  
毒蚣也蜈蚣螿蜈蚣也蚤起織虹孫蜻蛚也炙鼠津姑螿  
蛾螿蛉姑螿螿姑也蛆蝶馬螿馬螿也螿螿蜂也螿螿  
也尺螿螿螿也螿螿上蜂螿螿也芊芊齧眩螿螿也螿  
螿鳥洩冒焦螿螿也螿螿螿也螿螿螿也螿螿吳公  
也馬踐螿螿也蜻蛉螿螿倉螿也螿螿螿也螿螿螿也螿螿螿

也。螬，蠅蟹也。朝，蜻孳母也。子，子蛸也。螽，蝗也。蚘，蚓也。蛭，蠃引  
無也。負，蟻蟪也。飛，蟪飛蟪也。虎，王蝟也。沙，蝨蠹也。天  
杜，蟻娘也。白魚，炳魚也。土，蛹蟲蟹也。樗，鳩樗雞也。蟹，蒼  
晏，青也。蝮，蜻蛚也。螭，蝮魚也。青，蚨也。蚌，蜃也。蛭，蝮也。蚌，蚌也。  
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菴也。稭，之為芻也。麥，之為芻也。胡  
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為有  
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麋也。蚤，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

形性變也

按神記

蠶之種八曰蛭蚘績三月柘初績四月虻績四月愛玆績五月愛月績六月

末績寒珍末績七月四出初績九月寒績十月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

蜉蝣不食不飲二日而死淮南子

體龍頸而驥喙邁皦素於羔羊閔鴻蠶賦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壯馬

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

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

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  
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  
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  
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恠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  
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  
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  
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  
竟馬皮蹙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

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  
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  
蠶鄰媪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  
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世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  
餘類也案天官辰為馬星蠶書云月當大火則浴其種  
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  
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  
神曰菟竊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菟竊婦



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搜神記

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

皇圖要覽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瓮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

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

列仙傳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卽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妯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妯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瘡以衣覆之卽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

負囊

按神記

劉薩何師畫在高塔為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稽胡何稽胡名繭也

以從繭宿故以名焉故以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

胡師佛也

梁高僧傳

螢火一名耀光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

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一作燈古今注

螢火一名即炤

爾雅

玉梁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有五色蝙蝠黃

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

石穴穴上天視日出入恒在其上

拾遺記

務成子螢火丸方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於武威北界遇虜戰敗為寇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

傷虜以為神人乃解圍去

神仙感應篇

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

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後漢書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古今注

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將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佩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

以示昭王王曰今亡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拾遺

記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出

述異記

蟻螬化為復育轉而為蟬

論衡

昔人稱鷄有五德予以為蟬亦有五德頭上有綫則其  
文也含氣吸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

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

陸雲寒蟬賦

促織一名投機莎鷄一名絡緯

古今注

蛺蝶大者曰鳳子一名鳳車上

蛺蝶一名春駒

採蘭  
雜記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降祠所饗其食近之不驚徹饌後羣去捉之者病

晉義熙中鳥傷葛輝夫在嬪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搜神  
記

魏收字伯起輕薄尤甚人號為驚蛺蝶

北齊  
書

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蚥大者有蜜或呼笛師方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

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

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拾遺記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

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

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

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殼棘長



足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在昏夜。蛛也舉坐驚喜。

管輅

傳

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  
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  
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  
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  
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  
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為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

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往睡眠如是  
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  
便以善往而受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  
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  
下螫其胸腹德樂止驚心中慄悸不敢復睡復泉水中  
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往華上食甘露味時  
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  
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汚泥

中身體沐浴已復飛還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  
說偈言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徧及其  
妻子如何墮泥中自汗其身體如是為無點毀其甘露  
味又如此華者不宜久住中日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如是甚勤苦時  
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佛者譬甘露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道生死海譬如墮汙泥愛  
欲所纏裹無智為甚迷日出衆華開譬佛之色身日沒

華還合世尊般泥田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  
陰蓋莫呼佛常在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  
者當知為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

法本逮阨隣尼

六度  
集經

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  
獨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  
時微有光始開牕戶瞥見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鏡

鏡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鏡中聚菖蒲根下有小青  
蚱蜢雖疑此物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  
入邈夢云為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河  
山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  
不即道久乃語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相從前  
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譎即來就已且愛之仍  
溺情亦不知從何處至此兼告以夢門生因具以狀白

亦不復追殺蚱蜢

廣記

紺繡蜚虫也如蜻蛉七月羣飛闔天云是蝦化古今注

方言曰蜻蛉謂之蜉蝣郭註云江東呼為狐黎古今注

云蜻蛉小而赤者名赤卒一名絳縵一名赤弁丈人色

青而大曰蜻蛉小而黃曰狐黎陶隱居曰蜻蛉一名諸

乘有赤黑青黃不同蜻一作蜉

蜻蜉一名桑根說文一名白宿呂覽注淮南人呼康伊方言

蜻蛉一名負勞爾雅

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

射之拂左翼子尸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催寔月令

黃帝時有大螻如羊宋符瑞志

廬陵太守平原龐金字子及自說其乃祖非罪繫獄時

有螻蝮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當活我因投食與之食

盡復來形稍大數月形如豚及當形螻蝮夜掘壁為孔

以出龐氏常祠螻蝮焉搜神記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

為羨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嚮留以示兒兒還見之  
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雷雨震失其婦俄而婦從空中落  
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為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  
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  
所冥報

鼈謂之蠃

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又謂之喜母又名絡新婦

海錄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弓而食曰人之有智不



如蜘蛛符

子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大如栗四面  
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於是挂  
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隱

金樓子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  
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  
緣牀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異苑

螳螂世謂之天馬兗豫謂之拒斧

淮南注

齊杞以東謂之

馬穀方一名研父說文

蠃蜨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

色者名為蜥蜴短大者名蠖蝮一曰地醫大者長三尺

其色玄紺善螫人一名玄蝮一曰緣蝮古今注

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蠃蠃盧纏兩音或謂之蜃

易南陽人又呼蠃蜨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音折南楚謂之地醫

或謂之蠖蝮榮原兩音東齊海岱謂之蠖蝮似蜃易大而通言鱗今所在

地醫耳斯侯兩音北燕謂之祝蜨音延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

鳴謂之蛤解

似蛇醫而短身有鱗采江東人呼為蛤蚧音頭領汝潁人直名為蛤鵲音解誤聲也

方

言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

三教珠英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又咒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為叩頭蟲

異苑

縊女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縊俗傳

此婦骸化為蟲故以縊女名蟲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並上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  
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

韓非子

蟋蟀一名吟恐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

為懶婦

古今注

釋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牢守門蝦蟇冠汝無處奔顛

當

當蟲也爾雅謂之王蚨蜋

東部姜為蜺樂浪尉為魚有曹氏之子為螿螿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線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媢作湯澆殺遂絕

搜神記

益符虫一名無舌可療閉疾

本草

南方有虫名蠹蝓一名蜚蠊又名青蚨形如蟬而稍大

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飛  
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  
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  
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

曰青蚨

搜神記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鑿背上有黑黃襴  
稍觸則斷嘗起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

腹泥

雜俎

蝮蟪在孔穴中及草木稠密處作網如蚕丝為幕絡伺  
蠅蚋觸網則出擒食之形如蠅虎身有毛斑

陶隱居  
本草

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  
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  
望之弗見其形鮒俞師曠方瞑垂耳俛首而聽之弗聞  
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  
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  
之若雷霆之聲

列子

蠅虎蠅狐也一名蠅蝗一名蠅豹

古今注

虢郡有虫名謝豹人也抱耻死其魄為虫潛行地

謝豹

中羞見人掘出之猶以足覆面作忍耻狀

雜俎

吾初讀莊子蠅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蠅者一身兩口爭

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

解者按爾雅諸書蚕蛹名蠅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

後見古今字詣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

顏氏

家訓



宋明帝嗜蜜漬蠅虻每啖數升

宋書

蠅醜扇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

雅爾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北史

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腦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賢愚經

惠帝時洛陽南山有虫作聲曰韓屍識者以為韓氏將

屍戮俄而韓謚被誅

晉書

蓼虫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

文子

蝠螺生子深目黑醜雖飾相就人人莫取

易林

蜉蝣戴盆不能上山

短狐上弩於孟夏之朔浮游羣死於白露之朝

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遊於滄海有紅蟻者聞而悅與

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螯之行月餘螯潛未出也數日  
風止海中隱淪如岳其高槩天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  
乎我之戴粒也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符子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  
乘具裝馬從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  
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  
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  
逕入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

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

異苑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帝取水沃地以  
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領巾  
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  
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  
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

上

石勒時淳觚曰羗婦產一卵大如孟剖之有虫如巨蟻

雙足立行

十六國春秋

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寔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

遇赦遂得無他

齊諧記

陳後主時隋軍至蚯蚓盡出森然如植箭陳氏水鄉江

蚯蚓土虫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其窟穴以曲歸

直是歲隋平陳

廣五行記

愚痴多故受蚯蚓蟻蝗螻蛄鵠鷓角鷄之屬諸駮虫鳥

法苑珠林

昔有小國有好林藪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丘得  
六神通有一沙彌年始八歲共在山中各一面坐師知

沙彌命餘七日即語沙彌汝父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  
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蟻  
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  
即便壅土決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  
遙見之怪其所以七日應死今何因緣得非鬼神化現  
來乎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彌至稽首作禮  
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為自知否沙彌言七日  
在家無他功德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

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報即更勤修精進不懈得阿羅漢上

雷蜺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以引首鞠形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齧人毒深雜俎

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叢葦間又蚊樹枇杷熟則皮裂蚊紛然而出

河內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

蚋飛去古今注



南方蚊翼下有蜚虫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常  
曾有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  
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細且小曰細蠖陳因  
章對齊恒公小虫是也此虫長春生以季夏藏於鹿耳

中名嬰媿亦細小也

神翼經

江南有吐蚊之鳥塞北有蚊母之草南中有產蚊之木  
齊桓公卧于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  
物失所寡人猶為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

翠紗之幃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  
有知足者噍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嘯短吸而  
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

矣

子金樓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蜮

射人

搜神記

荊州南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極寢處於其中及移餘  
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金樓子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  
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忽覩一媪衣服臭敗兩目無  
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相繼異苑

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兜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  
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  
蚊子來飲其頭血兜見已父疲極睡臥便發惡罵云是  
弊惡婢兜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

蚊子飛去捧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寧與智

者讐不與無智親愚為父害蚊蚊去破父頭

法苑珠林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咒見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足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搜神記

記

濡需者豕虱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國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煙少而已與豕俱焦也

莊子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虱懼人乃弗殺

韓非子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隱者周豐往見曰臣嘗晝寢然有羣虱之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餌臣項膺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爭不息相殺者大半虱父止之曰吾與汝所慮不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為哉羣虱止今以七百里為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陽數畝

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為君羞之魯侯曰

善符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  
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  
攝性懈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耗耗加  
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涓濩無時怒  
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  
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

無改換搗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勲於捕討孫孫息

息三十五歲焉

十柳蚤賦序

太原孫廣頭上有虱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朞喪大功小則小功總麻

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饑死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虱

齊書

晉愍帝時大蝗司冀青雍蝥螽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世稱南陽卓公為維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  
虫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  
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虫閩虫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  
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虫能不入其舍乎  
閩虫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  
蝗虫變與閩虫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  
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寒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  
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虫適不入界卓公



賢名稱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虫矣

論衡

變復之家謂虫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虫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虫所象類之吏則虫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虫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虫形象何如狀哉虫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虫滅之時則

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  
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  
等類衆多應官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蝥生  
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  
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  
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  
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  
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上

馬援為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海化為魚蝦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平為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

蝗即飛去

搜神記

